责编：窦红宇 美编：陈靖云 编审：夏南 终审：白全盛 2026年7月23日

爨氏家族（一）

范利军

公元前362年的战国时期，一场魏国与韩、赵两国的争夺战争在中原大地展开。魏惠王命主将公叔痤率大将军巴宁、爨襄与联军战于浍北。旌旗猎猎，刀光剑影，千军万马席卷山河，最后魏军大胜。这就是史上著名的浍北之战，这是爨姓首次登上中国历史大舞台。

大胜后的魏惠王论功行赏，赏公叔痤田地百万亩，赏巴宁、爨襄田地十万亩。姓氏代表祖宗的血脉、声望和功名。爨襄作为家族第一个被史籍记录的人物，也是家族第一个有名望的人。

公元225年，一场狼烟四起、金戈铁马的叛乱在南中大地爆发。蜀汉政权刚痛失刘备，诸葛亮为完成其遗愿，匡扶汉室，必须平叛。“五月渡泸，深入不毛”，征南大军先追击高定，后击杀雍闿，战事由川入滇，最后在盘江以东七擒七纵建宁“夷汉所服的孟获”，“秋平四郡”的诸葛亮不仅在军事上取得胜利，同时收服方土大姓，带走孟获及建伶爨习，一个到蜀国任御史中丞，一个为北伐中原的偏将军。“街亭之战”失利后同丞相同请自劾。这是爨姓首次在南中地区出现。从中原到边地几千里，从北方望族到方土大姓，这里面又有什么故事呢？

其实，从汉武帝开疆拓边、设郡置吏起，大批移民就开始从中原迁徙。他们有的是巩固新郡、有的是戍边屯田，有的是因战争流散不归而落籍南中，也有的是因王朝内部倾轧失势而被流放于此的。

古代文化的传播有几种主要方式，一是战争、二是大规模的人口迁徙。迁徙的家族不单是劳动力的移动，同时也是文化、先进技术的流动。当爨习现身于南中二百多年后，家族达到最鼎盛时期的宁州刺史、龙骧将军爨龙颜，他在叙述家世时是这样说的：“其先世则少昊，颛顼之玄胄，才子祝融之渺胤也……霸王郢楚，子文铭德于春秋，斑朗绍纵于季叶。阳九运否，蝉蜕河东，逍遥中原。班彪删定《汉记》，班固述修《道训》……“迁运庸蜀，流薄南入，树安九世，千柯繁茂，万叶云兴；乡望标于四姓，邈冠显于上京”。

碑文不但记录了家族的源头和分流。也记录了家族的迁徙史。这也是历朝历代中原民族由西而东、而南、而西南的迁徙路线。

一千六百多年后，我们沿着爨氏家族的迁徙路线，从最早的山西运城夏县起，一路南下，经河南至湖北，沿长江溯江而上抵四川，最后由蜀入滇，最终至滇东平坝，落籍生根、开枝散叶。在漫长的迁徙过程中，不断吸取荆楚文化、巴蜀文化、夜郎文化，在与当地土著的长期生活中逐渐与其融合，在保留汉文化基因的同时，形成与边地民族融合的文化共同体。

南征之战的影响是巨大的，而且是来自中原落籍大姓崛起的基础。史籍中记载的南中“四姓五子”就是见证。三国末至西晋初，家族成员不断出现在史籍中。

爨谷：西晋初人，交趾太守，率领部曲征战交州。

爨熊：爨谷部下，爨谷死后、仍留交趾七年，后兵败被俘，押至吴国秣陵遇害，晋朝以其忠烈，封其后人为侯。

爨量：东晋初人，梁水郡（今文山）太守、联合成汉政权李雄，反抗宁州刺史王逊。

爨琛：东晋人、兴古郡太守，交州刺史后为宁州刺史，在历史上称为“遂王蛮中”。

家族在壮大，人才辈出，各显其强。爨琛之后，爨氏家族出任宁州官职已成常态，地方官吏多为爨氏子弟承袭。且官职多以将军为头衔。振威将军、龙骧将军、龙骧辅国将军等，成为威震一方之名门望族。

■天下文博

中突考古团队 完成本阿鲁斯森林遗址考古发掘工作

新华社突尼斯7月16日电（记者周昊瑾）中国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和突尼斯文化遗产研究院16日宣布，已完成对突尼斯本阿鲁斯森林遗址的联合考古发掘工作，并于同日举行遗址保护展示工程竣工仪式。

中国驻突尼斯大使万黎在致辞中表示，中突本阿鲁斯森林遗址联合考古项目为研究突尼斯古代文明提供了新的第一手资料，丰富了认识地中海文明的突尼斯视角。两国考古人员相互尊重、平等合作，生动践行全球文明倡议。中突作为两个历史根基深厚的古老国家，应拓展合作、实现共赢，开辟两国共同繁荣的美好未来。

中国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副主任佟薇致辞说，中突联合考古团队通力协作，发掘出本阿鲁斯森林遗址包括神庙祭祀、贵族居住、公共洗浴和手工业作坊等功能在内的高等级贵族聚落，在推动突尼斯迦太基文明、古罗马文明研究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在此基础上，团队实施遗址保护及展示工程，将遗址建设成一处面向当地民众的“小而美”遗址公园，推动文化遗产保护与开放。

突尼斯国家文化遗产研究院院长塔雷克·巴库什在致辞中表示，联合考古团队的紧密合作带来了显著成果。两国拥有丰富的文化遗产，希望以此次合作为契机，挖掘两国考古合作更大可能性。

四川汉代画像艺术展在柏林开幕

新华社柏林7月16日电（记者褚怡 杜哲宇）由柏林中国文化中心联合四川博物院策划主办的“天府乐土——四川汉代画像艺术展”日前在柏林中国文化中心拉开帷幕，德国文博界、学界、文艺界代表及各界嘉宾150余人出席开幕式。

四川汉画像砖与画像石以石刻图文记录先民劳作、车马出行、宴乐百戏、市井百态，素有“镌刻于砖石之上的汉代巴蜀百科全书”之美誉。

四川博物院党委书记、中国博物馆协会副理事长向和频在15日的开幕现场介绍说，展览以汉代石刻艺术为核心载体，鲜活展现古代巴蜀开放包容的人文气质与市井风貌。他期待以文物为媒介，持续深化四川与德国各地的文化交流，为中德友好关系注入新动能。

柏林中国文化中心副主任何文波说，四川汉画像砖、画像石以鲜活质朴的图像定格两千年前巴蜀大地百态民生，是海外民众了解古老中华文明的独特窗口。

本次展览将持续至9月20日。

7月16日，由中国国家博物馆和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秘书处联合主办的“了不起的汉字——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十四五’成果展”在北京中国国家博物馆开幕。 新华社发

国家文物局要求博物馆暑期实事求是开展预约工作

新华社北京7月20日电 记者20日从国家文物局获悉，国家文物局办公室近日印发关于做好2026年暑期博物馆开放服务工作的通知。通知要求，各博物馆应实事求是开展预约工作，对具备安全承载能力和错峰分流条件的场馆，原则上取消预约限制；确需保留预约的场馆，应简化预约操作流程，畅通预约渠道，缩短观众排队等候时间。

通知提出了强化安全管理、优化便民举措、丰富服务供给、规范参观秩序、加强监督引导等五方面要求。

通知强调，各级文物行政部门应会同文化执法、公安、市场监管、网信等部门，建立健全常态化联合监管机制，持续开展打击“黄牛”囤票、倒票等违法违规行为。完善预约履约监督和信用管理制度，对恶意抢票、频繁爽约等行为依法依规采取限制措施，维护公共资源公平合理分配。

通知还要求结合正在开展的全国国有博物馆安全管理专项行动，严格落实藏品保管规章制度，加强对展厅、藏品库房和临时保存藏品区域的实时监控与防护，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隐患。

红色沃土谱新篇

红军将士笔下的曲靖地理与交通

王启国

1935年，中央红军过曲靖；1936年，红二、六军团过曲靖。其间，很多红军干部战士写下了不少关于曲靖的回忆文章。这些内容丰富、翔实的日记与回忆文章，留下了当时曲靖第一手最原始、真实的记录，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是曲靖珍贵的历史文献。

红军长征过曲靖时，红一军团作为前卫，走在中央红军大部队前面，时任红一军团政治部保卫局秘书的童小鹏在日记中写道：

“22日，到鸡场附近（约60里）。此地已系云南界。23日到宽塘（60里）。24日到梅子箐（70里）。此地系大平原，但无田地，故粮食很困难……”

“25日，到距曲靖15里之朱子街（50里）。此地周围均为田坝，宽三四十里，长百余里。诚为反攻以来第一次的伟观。”

1935年4月22日，红一军团政治部到达曲靖市富源县鸡场；4月22日到宽塘，24日到梅子箐，即今富源县墨红镇的梅子沟村，为山间平坝子，在长征中从湖南经贵州穿山越岭的红军眼中，成了“大平原”。

4月25日，到达珠街，“朱子街”即今曲靖麒麟区珠街街道珠街社区，因过去每当属猪这天在此赶集市，形成街市而得名猪街子，后雅化为珠街。珠街地处山区与平坝相交的曲靖坝子的东部，曲靖坝子与沾益坝子相连，为云南省第四大坝子，所以童小鹏感叹“诚为反攻以来第一次的伟观”。

时任中央红军总部第一局作战参谋吕黎平在其著作《青春的步履》中写道：“云南的曲靖，当地的老百姓叫曲靖坝子，地势平坦，土地肥沃，村民稠密，同贵州的山多、穷乡僻壤形成了鲜明对比，这里虽然是农历三月时节，但大地仍显干燥，不像贵州山区那样阴雨连绵。”真实、直观的曲靖跃然纸上。

时任红九军团供给部部长的赵镕在日记中写道“4月26日，星期五，晴，利坝。今天我们仍沿公路北进，这里是平原，为防空，部队只能顺路两旁的树荫下前进。午后，又有敌机一架飞来低空侦察，但未发现目标而离去。下午4时，我们进到利坝宿营，行程70里。”

红九军团参谋部作战参谋林伟写道：“4月26日（晴）今天我军沿通往宣威的新公路北进，都是平原，马路宽平，为了防空，部队顺着路旁大树下行进。下午4时到达利坝宿营，行程70里。〞

赵镕日记中的“今天我们仍沿公路北进”，林伟日记中的“我军沿通往宣威的新公路上北进”，说明当时曲靖已经有公路，而且是新修的公路。

据《云南公路史》记载，云南省于民国十一年（1922年）成立交通司；1927年3月，改交通司为交通厅；1928年3月裁撤交通厅成立建设厅，负责全省公路修筑事宜；1928年12月，成立云南全省公路总局，省主席龙云兼任督办，开展云南的公路建设。1929年12月1日，省政府下达命令，“分全省公路为四干道八分区，饬令同时工作限期完成。”其中的四干道为滇西、滇东北、滇东、滇南四条干道。

民国十八年（1929年），勘定滇东干道昆明至曲靖土路基159.7公里，由沿线各县派民工修筑。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土路修通至曲靖县城；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由昆明东站铺泥结碎石路面至古城（寻甸、嵩明交界）。同时，曲靖经沾益天生桥至平彝（今富源）县城70.3公里的公路开工，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2月由曲靖至沾益天生桥22.3公里公路通车。

在修筑滇东干道的同时，滇东北干道由嵩明县杨林经会泽至昭通、盐津公路列入修筑计划，其中滇东公路杨林岔口至会泽段203.35公里动工，也于1929年动工，杨林至柳河段55.7公里于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3月修通。

这就是红九军团供给部部长赵镕在日记中所说的“今天我们仍沿公路北进，这里是平原，为防空，部队只能顺路两旁的树荫下前进。”红九军团参谋部作战参谋林伟日记中所记：“今天我军沿通往宣威的新公路上北进，都是平原，马路宽平，为了防空，部队顺着路旁大树下行进。”中的“新公路”，都在1932年、1933年就已修好通车。

红军北渡金沙江之后，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6月，南京政府派员来云南洽商，将滇东公路由平彝展修至贵州盘县。7月，云南省公路总局浦光宗、钱介分别率云南大学土木系第八班毕业生组成两个测量队，勘定线路全长83.7公里，其中盘县境内70.0公里，平彝境内13.7公里，路线均按照云南省道路标准设计，路基宽9米，随即开工修建。

在平盘段开始测量的同时，沾益至平彝公路未完工程继续施工，于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8月完工。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3月20日，平盘段土路、桥涵工程全部竣工，由昆明东站至盘县313.7公里，其中昆明东站至平彝小街子243.7公里。